

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二

自治平二年至三年四年

治平二年乙巳年四十五

公在江寧居喪

辭赴闕狀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

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  
鼻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  
卽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  
藥調理乞候稍瘳卽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辭赴闕狀二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  
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  
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疾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  
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  
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廖則  
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  
廷眷錄之意○辭赴闕狀三右臣伏准中書劄  
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  
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  
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

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  
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  
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  
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  
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  
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  
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卽乞復備  
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  
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命  
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

之至

考畧曰是年七月公方服除而英廟卽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公旣皆以疾辭猶自乞分司稍獲有瘳卽時赴闕其於君臣恩義並隆矣脩錄於此以證他日呂誨訐奏之妄

上富相公書○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

親臨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  
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  
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  
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  
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  
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  
曠日引以而闕然不卽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  
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  
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  
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七於祝頌也伏惟體道

爲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考畧曰此公除喪後報謝鄭公弔問之勸也卽此一書而前此獨蒙拔擢歸於佐天子進人才而不以爲德誦言之而不以爲嫌是時又有上宋相公薛書上張樞密昇書諸公皆以輔相之貴負天下重望發使弔問拊循備至慶歷元年宋公自參知政事守本官知揚州而安石嘗爲其幕屬乃至火而加親如此而安石之賢可知矣後來造辯姦者矜言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明允獨不往夫往何足爲安石輕重卽不往豈

果賢於宋富諸公也哉不知所得疑作德

附會草與王介甫第三書○鞏啟八月中承大  
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  
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  
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  
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  
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  
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  
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沒尤爲可痛而  
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



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摧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爲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論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頃嘗爲介甫言亦有此意願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旣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

因得商摧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  
庶無大悔顧苟祿以棄時日爲可悵惜未知何  
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  
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所惓々往來于心也示諭  
溲血比良已否卽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  
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  
更此及之爾今介甫果以何時比來乎不惜見  
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  
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  
弟尙且畱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

有女弟之悲亦以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宜  
聳啟上

考略曰此書作於治平二年冬介甫年四十五子固年四十七介甫作同學一首在慶歷二年至是已二十四年矣中間書問之頻相知之厚其詩文具見於二家集中而此書猶云何日得相從講學勗其所未及而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則前乎此可知矣從此治平四年介甫出判江寧府又二年爲熙寧二年介甫參知政事

而子固出守越州亦非由議新法而出也自是轉走六郡在外十二年及元豐二年子固上殿入對則介甫致政歸金陵已四年是其中間十一年兩人未嘗相接於朝故吾由治平二年子固致書介甫而後至元豐二年其歲月可考如是吾不知世傳兩人始合而終睽者顧在何年也又元豐三年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所稱道吾君吾相之美相與有成詳矣吾相非介甫乎設子固果有大不悅於介甫卽不直斥其過可矣亦何至稱道其美若是則吾不知世傳兩

人始合而終睽者又因何事也惟子固過介甫歸偶成詩曰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迂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似作於熙寧二年是時新法初行舉朝譁然子固安得無言次年韓歐二公論青苗亦皆見之章疏然在朝言朝其於交遊故舊何嫌何疑哉

王深父墓誌銘○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

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醜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

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  
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  
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  
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  
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  
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  
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  
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  
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

諱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巧  
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  
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  
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  
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  
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  
祔銘曰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  
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



歸形此土

祭王回深父文○嗟也深父真棄我而先乎孰謂  
深父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  
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  
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  
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  
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  
薦食酒嗟也深父子尙知否  
考畧曰深父爲介甫所深交見於書牘甚多其  
死也爲文而祭之其言尤悲痛介甫守道安貧

所與遊皆砥礪廉隅若孫正之王逢原常夷甫  
王深父其尤著者也

治平三年丙午年四十八

四月蘇明允卒年五十八考略曰明允卒非  
所紀也紀乎作辨姦者安石命相制曰已先見  
於嘉祐初年也

治平四年丁未年四十九

公在江寧

正月庚戌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壽三十六廟  
號英宗帝即皇帝位

附二月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未錄

三月歐陽修知亳州

二月王雱登許安榜進士時年二十四歲調旌

德尉

閩三月王安石出知江寧府

辭知江寧府狀○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  
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隔清  
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邱墓所在就付兵  
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  
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寵勉典當領路大

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寄任伏望陛下察臣  
如此儻以臣逮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  
畱臺官觀差遣冀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  
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  
收管謹具狀奏聞○考略曰乞除畱臺官觀差  
遣見此是爲治平四年也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稽違詔令經涉歲時  
先帝登遐旣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  
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  
雖知黽勉尙懼顛隳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

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而臣者逮侍先朝明官外制倦也許國雖有愚忠沒也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禮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邱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閉闔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屢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

冥仰稱殊私臣無任○考畧曰矧恩勤之屢迫且遜避之不容必已辭之不允而後受之也

廟議劄子○淮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大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

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考畧曰是年九月祫僖祖及文懿皇后祔英宗神主於太廟是此議之未行也

附朱新安祫廟議狀

節錄

○熹旣爲此議續搜

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上而有僖

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  
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  
可得而推也或難以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  
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  
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  
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  
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  
是高於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  
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爲高於世俗之  
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考亦亡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三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七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弁乞詳察

除翰林學士謝表

九月

○臣聞人臣之事主忠在

不知學術而居寵有冒昧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犖匕過人之才徒有區匕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濶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以棄里閭辭命之習燕

三才之全言之用  
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  
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  
肖已知考愼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  
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  
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  
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  
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以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  
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乞相州詔  
○勅韓琦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

屏扞一方寄重任隆羣臣莫比雖罹疾疾冀卽  
有瘳而章書頻上來以病告宗工元老視遇有  
加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懇惻姑卽便安

賀韓魏公啟○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

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脩三公之典策貴極富  
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  
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  
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  
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  
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

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  
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  
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  
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  
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  
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  
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  
三世救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  
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  
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

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  
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考畧曰此煌也  
乎宇宙大文也琅也乎歌聲若出金石也魏公  
一代偉人得此懸諸日月可以爲傳爲銘爲贊  
雖有他作弗敢請已

賜允觀文殿學士尙書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  
弼辭免乞判汝州詔○卿翊朕祖考功施於時  
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  
大疑庶幾求助忠賢體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

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卽所安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是年十月新除集禧觀使自乞汝州  
也

考略曰世傳王安石當國設宮觀之官以處異  
議者久矣及閱池北偶談則遂確指熙寧二年  
爲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且援邱文莊世  
史正綱以爲證余因檢訂年譜至安石辭知江  
寧府赴闕狀乞除臣一宮觀差遣則治平四年  
閏三月也熙寧元年十月富弼以觀文殿學士  
新除集禧觀使乞判汝州是時安石當內制有

勅則知此官非始於熙寧二年明矣因考之職  
官志曰宋制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先時員數  
絕少熙寧以後增置焉又曰在京宮觀舊制以  
宰相執政充使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  
示優禮則又知富弼除集禧觀使猶循故事也  
更考慶歷八年王德用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除會靈觀史皇祐元年賈文元爲祥源觀使嘉  
祐二年以檢校太師充景靈宮使此皆熙寧二  
十年前大臣爲朝廷所優禮歷七見於臨川集  
中此外宜未可悉數也熙寧初朝廷議廢宮觀



使副都監安石曰宮觀遣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據此則安石當國安有增置員數之事職官志亦緣謗者之言而采入之耳嗚呼博洽如瓊山池北而於祠祿所由來載於諸書者若全未之入目喋匕奚爲也

九月以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

十月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

考略曰據常秩本傳神宗卽位三使往聘辭熙  
寧三年詔郡以禮敦請四年始詣闕而熙寧新  
法已徧行於天下矣及後又云後安石爲相更  
新法秩獨以爲是一召卽起而毀者卽據以爲  
說是何與前所叙述履歷亦全不合也餘詳著  
於熙寧十年墓表後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三

金谿蔡卞撰元鳳著

卷十三

治平四年下

治平四年

濮議紀事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六月己酉詔尙書集三省御  
史臺議奉濮安懿王典禮甲寅罷尙書省集  
議令有司博求典禮務在合經三年正月丁  
丑皇太后下書中書門下封濮安懿王宜如  
前代故事王夫人王比韓氏任氏皇帝可稱

親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詔遵慈訓以  
塋爲園置守衛吏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祠  
事如皇太后旨壬午黜御史呂誨范純仁呂  
大防三月辛酉黜諫官傅堯俞御史趙鼎趙  
瞻辛未以黜呂誨等詔內外治平四年庚戌  
朔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卽皇帝位二月  
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彈疏三月壬申歐陽  
修知亳州

附歐陽修濮議○英宗皇帝初卽位旣覃大慶  
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息澤遍及存亡而宗室

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  
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  
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治平二年  
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士待制禮  
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  
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日某親具  
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日皇帝  
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  
而濮王於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

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  
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  
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  
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  
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  
亂之世不可以爲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  
君也皆稱其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旣非典禮  
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  
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

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聖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爲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旣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弁怒中書不爲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

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爲拒諫之主乞畧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卽盡理施行何止畧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人皆新被擢用銳於進取務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更思職分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



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而軍營尤甚上以  
軍士暴露聖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  
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  
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  
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  
營差監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  
二十坐如純仁所請當差監官五百二十員每  
員當直兵士四人是於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  
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官而未有  
瓦木箆箔一併興修未得其狂率疎繆如此故

於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後數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後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漸傳於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之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爲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爲戲笑而臺官益怏怏慚憤遂爲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

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聖德恭儉舉動無差  
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  
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  
也於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  
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又未嘗  
議及朝廷於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  
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  
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  
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  
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他人作奇貨

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爲首議之人恣其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爲表裏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聖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後是大公之道但習見閭閻俚俗養過房子及異姓乞養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爲當然遂以皇伯之

議爲是臺官旣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衆云朝廷昔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涵匕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使指爲姦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交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畧草一事目呈進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

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瑩爲園卽園立廟  
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乃是  
歲九月也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  
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  
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  
書亦更不議及郊裡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  
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  
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  
高居簡就會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  
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

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臣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

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  
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瑩爲  
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  
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初中  
外之人爲臺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  
宗正統故人情涵匕及見手詔所行禮數止於  
如此皆以爲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建  
皇伯之議者猶以稱親爲不然而呂誨等已納  
告勅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爲  
非益肆其誣罔言琦交結中官蘇利涉高居簡



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修爲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君臣之禮然上聖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以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遣中使還其告勅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已一付大臣與

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議上亦無所偏執及誨等累論从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卽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於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

禮也其後所議止於卽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爲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旣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爾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人中尤爲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於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爾我耳以此自誇有德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嚮若朝廷於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於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爲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

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爲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迹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於後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考畧曰予讀宋史至熙寧二年呂誨論王安石十事既脩錄入年譜而有所論著詳矣而并錄及歐陽修濮議何也嗚呼此宋室朋黨之禍大起於熙寧新法而其端已肇於治平濮議泊乎

元祐紹聖則顯以朋黨互相報復而洛黨蜀黨之名亦立其禍蔓延而不可止以與宋室南北相終始可勝嘆哉曩者景祐慶歷之際臺諫官嘗攻大臣宰相矣當是時天子詔戒百官朋黨而歐陽修亦爲朋黨論以進未幾而范呂之怨已解而國事亦無所廢卽諸臺諫落職者亦相次進用浸尋至慶歷嘉祐而天下駸々嚮盛治矣韓琦歷相仁英爲社稷臣巖々具瞻負天下重望歐陽修文章高天下直聲振一時蘇子瞻謂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居多非虛言

也自濮議起而攻韓歐者盈庭其肆爲醜詆者  
呂誨也而其主張彭思永奏藁尤誣罔不可堪  
忍夫濮議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  
奉祀其典禮止此其事已數言而決豈復尙有  
餘憾哉而當時臺諫所必爭者祇在於稱親也  
稱皇伯也稱皇伯考之於古則無稽而稱親則  
證之儀禮爲有據且自古人臣公忠爲國每遇  
朝廷有大舉錯或因同列不合而爭論於人主  
之前或委曲難明必詳發於章奏之問期於是  
非明白而後止而於已無與也卽使中書稱親

之言果非耶亦何至如思永曰亂大倫滅人理  
曰舍生之類發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  
自爲身謀害義傷孝曰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  
罔聖聽支吾言者夫使思永斯言施之韓歐二  
人爲可信則是二人者尤不在意見之各殊而  
在設心之不肖自是而韓琦歐陽修真無以自  
立於天地之間矣而豈其然哉使其不然則王  
張思永奏藁者何忍而爲是言一至此極耶余  
考治平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治  
平三年正月詔以瑩爲園卽園立廟而黜御史

范純仁呂大防又黜諫官傅堯俞趙鼎趙瞻又以黜呂誨等詔內外則皆以濮議故也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卽位二月而以帷箔之私污歐陽修者蔣之奇也而蔣之奇所從來則得之攻濮議之彭思永也夫濮議定於期年一日新君初立纔及一月而遂借他事中傷以洩其濮議未慊之懷可乎且歐陽修以孤甥女事嘗見誣於錢明逸乃在於慶歷五年其事已白於仁廟至是二十三年矣而思永之奇乃以修婦弟薛良孺謗言公然奏之初立一月之新君而



第曰風聞其母乃玩君於股掌之上而姑爲是嘗試乎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劄子至十餘上而之奇曰所從來得之彭思永及詰思永所從來亦唯曰風聞夫此何如事是歐陽修所謂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也思永旣不能指其所從來而猶曰風聞者所以廣聰明也而必以問所從來罪之是廢國家開言路之法尤爲遁辭知窮而其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夫法許風聞入告者亦以人主居處深宮勢不能周知外事而人臣在外耳目尤近卽其所謂風聞

者亦必實有是事而非僅如風之過耳不留又  
如風之既去而不可捕也況於帷箔曖昧之事  
夫人皆知其未易究詰卽在閭閻議論猶防其  
毀譽失實致傷公道豈思永之奇以之入告其  
君而可不預爲之計乎使不預爲之計而冒焉  
入告是歐陽修所謂欲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  
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者洵  
有之矣而因使朝廷風聞入告之法徒爲小人  
挾私報怨之具又何聰明之可廣而言路之可  
開也乃再踰年爲熙寧二年而其首攻安石者

呂誨也共攻新法者范鎮范純仁則皆爲攻濮議之人也夫當熙寧二年六月呂誨具奏王安石是時新法猶未盛行而其所據十事以爲得之目睹實迹者已不免出於誣罔嚮使新法不行安石即辭位而去而以呂誨范鎮諸人在朝必不能安於無事何也以韓琦歐陽修之賢在位數十年之久天下賢人君子仰之如泰山北斗者之衆而其醜詆之辭擠之於大奸大惡雖盧杞不是過者又何有於爵位名聲之不如韓琦歐陽修者耶唯安石辭位之心甚切而神宗

信任之心愈堅故安石相熙寧八年諸人以忿  
戾而去而神宗之任用安石如故也安石歸金  
陵十年而神宗元豐之政未改於前諸人猶不  
得而與之也自神宗崩哲宗以十齡幼主新立  
而嚮時攻濮議之人與攻新法之人皆一時並  
進而元祐之局一變而是時洛黨蜀黨之名亦  
已立矣紹述之說起而攻元祐者其局又一變  
要之安石本無有黨也惟元祐攻行新法之人  
必以黨安石爲名而怒如水火迭加竄逐視前  
攻濮議攻新法尤甚故其後攻元祐者不得不

以紹述爲名而若甚黨安石也而其實安石無黨也自是而崇寧大觀以至於宣和靖康而極則皆朋黨之禍爲之也吾故曰朱室朋黨之禍其端已肇於濮議遂與南北相終始不信然哉故吾錄荆公年譜而必及歐公濮議凡以爲荆公也嗚呼以歐公之濮議一萬五千言曾子固之爲人後議二千五百言其說亦已繁而其爲言亦詳而明矣而後之論濮議者猶不以歐魯二公之言爲是則洵乎曲學偏見之士未易以口舌爭而予又何以云哉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十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十四 自熙寧元年壬熙寧二年

熙寧元年戊申年四十八

正月甲戌朔改元

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

七月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

賜第安國及第謝表○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  
第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備父之求  
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竊以躬國論聽

斷之頰而察知孤遠之行畧門資貢舉之法而  
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  
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  
羲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  
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  
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  
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策而  
命官祿不逮親旣永乖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其  
誓於捐軀臣無任

附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昨日辱論以欲

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爲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爲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



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筭爲  
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  
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  
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  
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  
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  
死後論之以爲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  
以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閣下計者問安國賢  
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  
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

之如以爲賢閣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旣盡喜矣尙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尙何暇慮不賢者咲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咲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咲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以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盖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

口卽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旣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巳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旣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於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爲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考畧曰嘉祐五年歐陽公有送王平甫下第詩  
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此書亦必  
在於嘉祐間以無歲月可考附錄於此孝宗亦  
才士文人不傳惟此書錄於文鑑中歐陽公嘗  
以曾子固儼之若此文真不愧相頡頏也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臣今日蒙宣諭召  
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  
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  
譴怒旣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  
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

言於朝廷以適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  
馮章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  
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  
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  
所無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唯有姦邪小人以  
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  
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若陛下疑覺  
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如  
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有形迹則國之廢興或  
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

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讜  
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  
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  
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功  
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  
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  
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之爲法奈何  
心存末世褊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  
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

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  
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考畧曰此奏祇載文鑑而本集無有中及陳升  
之事以孫覺本傳考之應錄於熙寧初元莘老  
與介甫交最厚此論情辭洞達至公至明再踰  
年而莘老以不附新法而罷在朝言朝而二公  
之賢自在也

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觀使詔乘  
驛赴闕○考略曰據前內制載賜允新除集禧  
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是弼實未領觀使

而卽赴汝州矣本紀載治平四年十月罷判河陽似卽其時也內制又有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二道則必是此十二月而本紀又云爲集禧觀使悞甚次年二月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曷嘗召入爲觀使哉

熙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九

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

辭免參知政事表○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竊以建用宗工與圖



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慚故里服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遷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愼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除叅知政事謝表節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

公聽並觀故諛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  
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  
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曠於素守

考畧曰公入朝未久是時已不能無違言故表  
云公聽並觀故諛慝不能肆志直道事君期不  
曠於素守固已微露其端而公之挺特自任亦  
於斯具見矣

二月陳升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  
乞制置三司條例二月○竊觀先生之法自畿之  
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

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  
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  
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  
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  
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  
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  
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歛散之權  
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  
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  
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

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  
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  
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  
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削殆無餘藏諸司財用  
事往七爲伏匿不敢實言以脩緩急又憂年計  
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  
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  
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  
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  
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

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叅議施行

四月遣使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

進戒疏

五月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  
亮陞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  
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  
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  
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  
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  
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  
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

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於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慙乞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考略曰明理知人然後能用入則法度可行風俗可成此北宋諸儒崇尚經術故其言不涉迂濶而荆公其尤也

呂誨論王安石

六月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



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行僞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叅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

所共知者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誡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鵠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息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卽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

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卽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畱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已非則斂怨於君用

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三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

門下唯恐其後皆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  
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  
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  
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  
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  
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  
也凡奏對御座之前惟肆強辨向與唐介爭論  
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  
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  
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

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  
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  
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  
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  
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  
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  
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  
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  
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權財  
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姦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寃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於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

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苦寄職分難  
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考略曰安石文章風節天下稱賢及相神宗行  
新法而舉朝譁然攻之其斥爲奸邪而先見於  
章奏者呂誨也世傳司馬溫公言呂獻可之先  
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如也是果溫公之言歟  
考熙寧元年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二年二  
月叅知政事六月呂誨以論王安石罷知鄧州  
是由越次入對至是裁踰期年中間摭入十事  
內則皆衆所共知者安在其爲有先見之明也



予因是爲次其說於後其一曰誨以盧杞比安石方謂所疏十事必有大不得已於言者而乃首舉爭鶴鶉一案其事在嘉祐之末至是已六七年是亦不可以已乎治平二年七月安石服滿英宗趣召赴闕至於再三安石亦有辭赴闕三狀第云抱病日久未任跋涉稍可支持復備官使猶且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冀便將理則三狀如一曷嘗堅臥不起哉自是未及分司而英廟崩矣其二曰治平四年正月英廟崩神宗卽位閏三月安石出知江寧府然猶有辭

知江寧府狀以疾尙未瘳也比緣申命曲加而後受之九月以安石爲翰林學士自是不聞固辭者考安石前辭試館職辭集賢校理辭同修起居注則皆有故其書具在非苟爲辭讓者山林獨徃之思生平交遊往來書牘未嘗稍見於詩文無論對君無有也而誨顧以此誦之何耶且卽如誨言在先帝則有山林獨徃之思在陛下乃有金鑾侍從之樂慢於前而恭於後以是合而誦之可也而必分爲二事乃得成其爲十事亦慎甚矣其三曰考葉慶得石林燕語熙寧

初侍講官建議復坐講者呂申公王荆公吳冲卿同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皆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申公等議遂格是王坐講者非一人何得以安不獨見之彈章且其事已格何其罪猶不可追也其後元祐初程頤爲崇政殿說書疏請坐講殿上甚力其時給事中顧臨以爲不可頤遂復上太皇太后書辨論顧臨非是至千五百餘言之多然後來通鑑綱目只載頤經筵講讀疏言豫養君德而

不及坐講一事豈以嚮時呂誨攻安石太過故  
不得不爲伊川諱言之歟且自是講學之徒亦  
無以坐講復議安石者豈其旣於伊川諱言之  
而安石亦遂得從末減歟其四曰自新法行舉  
朝歸過於安石有惡而無美有非而無是若曰  
掠美於己不知此時更有何美可掠誨能實指  
其所掠之美安在乎若曰非則歛怨於君則衆  
所攻者新法所怨者安石不知更有何非可獨  
歛怨於君誨亦能實指其事否也其五曰登州  
阿芸之獄議自許遵而安石主之安石卽不免

於失出亦君子過於仁者也觀其答許朝議書曰連得誨示豈勝感慰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而安石之意可知矣東軒筆錄亦以安石此議爲近於仁人之言遵字仲塗嘗知宿州登州其六曰王氏自真宗咸平三年王貫之登進士榜祥符八年益則貫之之兄之子也仁宗慶歷二年益之子安石六年沆則安石從弟也皇祐元年安仁爲安石兄嘉祐六年安禮爲安石弟英宗治平四年雱則安石子

此六十八年中祖孫父子兄弟登進士者七人以文學聲名言之自安石而外尤推安國嘉祐五年歐陽公送平甫下第詩自慚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吳孝宗上張江東書稱道安國之賢欲舉之者甚衆皆可驗也熙寧元年安國由韓絳邵亢所薦召試賜進士及第於安石何與幸而安石子雱先一年成進士否則又不免掛彈章矣其七日中書除日數日不決論問安石乃帝意也安石言中書出牒唐介引太宗故事謂大事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乃稱

聖旨帝以爲然遂止是神宗未嘗不用介言而於安石有所偏聽也其八曰考唐介本傳介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於背薨年六十而誨云嘗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則又似專爲阿芸事言之人死於病疽常也介年六十而死尤常也介常以文彥博燈籠錦事爭論於帝前至遭遣竄不死而死於爭論失出一婦人死有重於泰山如是乎無惑乎生老病死苦之說好事者又舉以爲訕笑也其九曰自古亂亡之國起於宮闈者蓋多故矣而

惟兄弟尤甚是故親七則諸父昆弟不怨以至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聖賢所著爲經者向  
其甚詳而有禮也前代以兄弟生亂見於春秋  
書衆矣故後世諸王分封必使出居於外以爲  
與其地近而偏不若疏遠而可長保無虞也岐  
嘉二王爲神宗同母兄弟親愛莫加焉熙寧初  
立著作佐郎章辟光以遷居外郎爲請則與陰  
邪小人私行離間者異矣神宗欲罪辟光亦親  
七之道宜然安石獨違衆議不欲以深罪七辟  
光要亦大臣謀國防微杜漸之意也且嘉岐二



王本賢王熙寧以來岐王顥屢請居外章上輒  
卻。是岐王之以禮自處也。元豐八年神宗不豫  
先時岐嘉二王日問起居及既降制立延安郡  
王備爲皇太子卽令母輒入夫以宣仁皇太后  
母子至親神宗二十年友愛至是何嫌何疑然  
猶若此者。是又宣仁之以禮處二王也。元祐初  
始賜顥親賢坊與弟顒對邸且下制曰先皇帝  
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王出居於外。蓋  
武王待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  
制。息始從其請出居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

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爲萬世法由是言之則辟光之請律以同歸於道之旨其不可以離間深罪也之益明矣故出居於外是爲嚴朝廷之禮而武王之待周公後世豈復有能行之者哉誨之論安石十事以此列之次九惟曰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遂成其事朋黨有迹及考誨本傳云章辟光上言岐王顙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得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云云據此似誨專爲爭辟光事不得

乃遂上疏則疏內十事不應以此列之次九又云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旱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據此以斷辟光果係二人所導則王呂實爲此案罪魁且又揚言於外誨尤必脩聞之不難據情直指而此疏不及何也當時私書雜出此說未考出於何人而史書采之遂與本疏全然不合亦厚誣之一端也其十日創置三司條例此議行新法之始也是時均輸保甲青苗雇役尙未施行而已洵也若此又其所遣使者八人若劉夔謝卿材侯

叔獻程顥當時所號爲賢者皆在焉原其初心豈有意於任用小人以敗壞天下事哉嗚呼獻可之先見自溫公有言而後世多稱之然其所言往事祇如此其於所謂先見何如也誨嘗抗論濮議其語言狀貌載於歐公濮議甚詳究觀此疏若誨者其孔子所謂好直不好學者與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

九月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十月富弼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

十月城綏州○熙寧二年三月秉常上誓表納  
塞門安遠二砦乞綏州詔許之十月命郭達選  
將置守具達遣趙高交夏人所納安遠塞門二  
砦就定地界夏人渝初盟高請城綏州不以易  
二砦因改名綏德城

與趙高書○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  
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  
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  
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  
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

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  
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  
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  
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  
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  
難而堅其約堊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  
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  
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  
皆知朝廷之意

考畧曰公言兵事始此其安邊善後弁援老氏之言以爲戒公豈有意於黷武哉余始閱富弼傳神宗初立首問邊事弼對曰陛下當布德施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疑此必非鄭國之言也已而知其出於邵氏聞見錄弁舉熙豐二十年間用兵事以爲安石罪可謂誣罔之極矣末年神宗又謂宰相曰自後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此真兒童之見蠢劣之尤甚者名臣錄采之何也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十二月增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宮觀官  
以處鄉監監司知州之老者

考略曰據此與職官志所載祠祿絕異亦與所  
載王安石以處異議者不合